京兆画眉

（秦腔）

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京兆画眉

（秦腔）

范紫东原著

陕西省戏曲演出团剧目組整理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西安

人　物

张　敞——京兆尹

张夫人——张　妻

卜中用——监印官

丙　吉——丞　相

院　子——张　仆

梅　香——张　婢

差官甲——相府官

差官乙——同　上

車　伕——丙　仆

四青衣——丙　仆

（张敞官服上）

张　敞：（引）官高二千石，

名动九重天。（坐）

（詩）汉家政令出西京，

察吏安民著循声；

风流不过张京兆，

画眉筆法久知名。

下官张敞，平阳人氏，汉宣帝駕前官授京兆尹之职。只因本京兆喜为夫人画眉，同僚中皆呼我为张眉嫵，不料这些风流佳話，竟傳到宫廷。今早上朝，皇帝問我，我也毫不掩飾，便說閨房之乐，更有甚于画眉者。圣上爱我的才学，也毫不見怪，只說张京兆你太风流了。（笑介）

（唱）位列九卿无威仪，

章台走馬心自怡；

佳話傳遍长安市，

爭說京兆喜画眉。

（差官持竹簡带馬上）

差　官：（引）手持命令簡，

来至京兆門。

（下馬，院子上）

院　子：差官大人有何公干？

差　官：这是丞相府中一道令箭，火速，火速！万急，万急！速快交与你家大人，不敢迟緩。

院　子：遵命。

差　官：小心办理，小心办理！（下）

院　子：（轉身）禀大人，丞相府中来了一道令箭，請大人观看。

张　敞：（接箭）甚么事？

院　子：差官曾說火速火速！万急万急！說速快交付大人，不敢迟緩。

张　敞：呵呀嗟嗟，这样的紧急！

院　子：他临走之时，回过头来……

张　敞：怎么样？

院　子：回过头来，又說甚么小心办理，小心办理！

张　敞：哎呀，这等重要！待我看过。（看，惊介）我当什么公事，原是丞相府中将印信失遺。（再看）限我明日一早定要拿住盗犯，找回印信；倘若逾限，定要重处。哎呀！我想自下官到任以来，盗賊肃清，人民安堵；夜不閉戶，道不拾遺，怎么相府竟然失遺印信？这才奇了！

（唱）相府中不小心失了印信，
　　　你就該責問那典守之人；
　　　却怎么全成了我的責任？
　　　明日早不圓案便受处分！

（想介）我想丞相府中，失遺印信，却怎么限我一日破案？（想介）是了，本京兆原有緝捕盗匪之責，

这也难怪。只是这毫无头緒，一半天工夫，我向那里找？我向那里寻？呵！

（唱）这盗案凭空来毫无头緒，
二堂里倒教人煞費筹思；
相府中失印信别有緣故，
决不是寻常賊一問可知。

人来。（院上）

院　子：有。

张　敞：去到相府，着他們监印官速来見我。

院　子：遵命。（下）

张　敞：（想介）我想衙門失遺印信，决非一般盗賊，若是盗賊，为什么不偷財物，单盗印信？（想介）是了，我想近来私販盐鉄之风甚盛，这偷印之人不是相府的官吏，便是相府的公差；他們伪造文书营私舞弊，用印以后仍要归还原处。一定是这种情形。倘若追求太急，他們沒法归还，这顆印不是投之水火，便要藏之岩穴。那便沒法办了。（想介）呵，是了，我还是佯裝不理，不露声色，以免打草惊蛇，这样方能給盗印之人留有余地，使他自行归还便了。

（唱）我还是打主意佯裝不理，
管保他明日早要見东西；
等候他监印官来到此地，
再問他前后情便知底細。

卜中用：（上唱）监印官丢了印实在晦气，

前来見张京兆且把头低。

丞相府中监印官卜中用，董下这乱子，不知該死嗎該活，实在晦气！

院　子：（上）禀老爷，监印官卜中用到了。

张　敞：命他进来。

卜中用：大人在上，下官卜中用叩头。（跪）

张　敞：卜中用。

卜中用：下官在。

张　敞：你是丞相府中的监印官？

卜中用：正是。

张　敞：印在那里？

卜中用：大人，把印丢咧！

张　敞：你所干何事？

卜中用：下官实在該死，只因这两日患病，昨日晚上去厨下煎藥，一时忘記鎖門，回来也未查看，今早起来用印，竟然不見踪影了。

张　敞：还失遺别的甚么东西？

卜中用：别的东西并未失遺，光把那一顆印丢了。

张　敞：賊人来去可有踪跡？

卜中用：并无踪跡。

张　敞：那我便明白了。

卜中用：京兆若将印找回，便把下官的命救下了。

张　敞：不要紧，管保明早給你把印找回就是了。

卜中用：那便感恩不浅。（叩头起）大人費神找寻，下官就此回衙。

张　敞：慢着，請你今晚就住在我这衙內，不容囘去了。

卜中用：我是有職守的人，总得囘去。

张　敞：你在房中看守印信，竟然把印丢咧，如今沒印了，你还守甚么？难道你守那空印盒子不成？

卜中用：那监印室中，还有下官的鋪盖等件，我也不曾鎖門。

张　敞：只要把印找見，就是把你那鋪盖捲儿丢了，可有多大的个事嗎？

卜中用：謹遵大人吩咐。

张　敞：人来！

院　子：（上）有。

张　敞：把这卜中用的监印官，就安頓在偏院儿那个閑房子。

院　子：是，随着我来。（同出門）

张　敞：（唱）推情度理办奇案，

方显京兆好手段。（慢下）

卜中用：請問京兆差的那一班办理此案？

院　子：班里幷不曉得。

卜中用：此案归那一房？

院　子：公事幷沒往下发，房里也不曉得。

卜中用：房里不知，班里不曉，京兆莫非忘了？

院　子：乡里阿婆丢上个鷄，大人都記的淸淸楚楚的，还能把这事忘了。

卜中用：現在已經上着灯咧，毫无举动，明日早晨，給我交什么呢？

院　子：走走，我安頓你睡覚，再不要替京兆躭忧了。

（唱）管保明早你抱印，

京兆手段妙如神。（同下）

（张夫人艳装上）

张夫人：（唱）长安春光照人眼，

燕語鶯啼三月天；

民康物阜人安善，

风調雨順太平年。

京兆衙門多案件，

捕盗安民又治官；

每日公事有千万，

清晨到晚不消閑。

可笑张郎兴不浅，

他为我还要画眉尖；

公事办完要清欵，

官吏場中是能員。

眼看日落天色晚，

把公事替他整一番。

（丫环梅香抱公文置案上，张夫人取看，并坐）

又来了这么多的公文，待我替他整理整理。

梅　香：我家夫人又給老爷帮起忙来了。

（张敞便服上）

张　敞：（唱）当今天子重法典，

綜覈名实領朝班；

遇事总得切实办，

对黎民更要求安全。
圣上爱我有訳見，
才命我来做京兆官；
到任沒有一年半，
百端治理万民安。
清早起来到天晚，
沒有一刻能安閑。
賞心只有事一件，
每日与夫人画眉尖；
人都說我是风流汉，
佳話长安到处傳。

（插竹簡于肩上）

整忙了一天，公事还沒有顧得着。（看，笑介）夫人已經在灯下替我整理公文了。

梅　香：稟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

张夫人：老爷請坐。

张　敞：一同坐了。（坐）哎呀！我做这京兆尹，就把夫人忙坏坏了。

张夫人：公事太多，我替你畧畧的整理了一下。

张　敞：那便省事的多了。可是咱們这是工換工，你晚上給我办公，我早間給你画眉，也对得起夫人。

张夫人：公事这等忙，誰要你給我画眉？你眞是多管閑事。

张　敞：怎么成了閑事了？

张夫人：不是閑事，还算甚么正經事呢？

张　敞：呵，我整日間十分忙碌，顧不得侍候夫人，所以清晨早起，总得給夫人把这兩道眉儿整理整理，方才問心得过。

张夫人：难道我就百无一能，連眼眉儿也画不了嗎？

张　敞：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悅己者容。你这眉儿，并不是給你画呢。

张夫人：是給誰画呢？

张　敞：是給我画呢。你这眉梢的長短深浅，画出来要合我的意思；画出来若不合我的意思，那便和沒画一样。

张夫人：你一天这样忙碌何必費这些閑心？

张　敞：你曉得，我这京兆尹，事事必須过目，件件都要經手；况且你这兩道眉儿，是我心坎上很注意的，最欣賞的，我岂能推手不管呢？

张夫人：說得有理，你看这么多的公事，最要的，次要的，例行的，我都給你整理好了，快批閱去。

张　敞：呵是呀！（执笔坐）

（唱）　这些公事仔細看，

（敞取一件，写一件，夫人在旁整理）

张　敞：（唱）　民間事务太紛繁。

这一件黎民有嫌怨，

这一件官吏舞弊端；

这一件家族爭財产，

这一件縉紳告县官。

看罢一件又一件，

件件彻底要查勘；
推情酌理秉公办，
絲毫不敢有所偏。
人来。

院　子：（上）有。

张　敞：将这些公事发下去。（院抱公事下）
（张夫人在敞肩上抽竹簡看，暗白）

张夫人：这还是件要紧公事！老爷！

张　敞：夫人。

张夫人：你怎么把这件公事沒办？

张　敞：还有甚么公事呢？

张夫人：这道令簡，事体重大，明日一早，便要圆案，老爷怎么沒有办呵？

张　敞：事情太多，竟然把它忘了。

张夫人：此刻怎么办呢？

张　敞：此案明早便要圓案，此刻已經三更天了，赶不上了，有甚么办法呢？

张夫人：平日講究你的記性好，怎么把这重大的事，平平淡淡的給忘咧，你記的甚么？

张　敞：夫人，忘了也不大要紧。

张夫人：明早找不到印，便有重大的处分，怎么說不大要紧呢？

张　敞：他自己把印丢了，沒有处分；我把印找不見，看他可能給我个甚么处分！夫人不要害怕，全不要紧。

张夫人：我害怕甚么？只是往常乡間阿婆丢上个鷄，你都要

了？这話怎样講？

张　敞：这却不能相提幷論。

张夫人：怎么不能相提幷論呢？

张　敞：你想乡間的阿婆，可怜的用不起个监鷄官，所以把鷄丢了，我只好給他找；丞相府中本来有监印官，所以把印丢了，我便置之不理。縱然印找不到，也不过把那监印官办了，便完了事。

张夫人：那么把那监印官怎么办呢？

张　敞：那何用問，不是坐监，便是挨刀，还有甚么講的呵？

张夫人：还有这大的处分？

张　敞：夫人你岂不知，典守者不能辞其責嗎？

张夫人：那你这京兆尹衙門，为甚么不用个监印的官儿？

张　敞：夫人不知，那丞相府中沒住家眷，丞相到了晚上，也就回了私第，所以不能不用监印官；我这京兆尹衙門，有你这掌印的夫人，可要下那监印官干甚么呢？

张夫人：原来有了掌印的夫人，便不用监印的官了。

张　敞：那个自然，这掌印的夫人，也就是监印官了。

张夫人：呵！（想）这掌印的夫人倘若将印失遺，还有处分沒有？

张　敞：这还要問嗎？倘若将印失遺，自然要受处分。

张夫人：究竟是甚么处分？

张　敞：輕則撤职。

张夫人：怎么叫做撤职？

张　敞：撤职便是将夫人那地位取消了，連那卜中用一样，教班房先管押起来。白天不得和老爷一处玩笑，晚間也不得和老爷一块儿睡觉。

张夫人：呵？这还是軽的，重的便怎么样？

张　敞：重的我已経説过了，不是坐监，便是挨刀。

张夫人：呵呀！我的娘娘婆呀！这砝碼怎么这样重呢？老爷，掌印还有这么大的責任？

张　敞：不負責任，怎能当掌印的夫人呢？

张夫人：那么你这顆印……

张　敞：我这顆印怎么样？

张夫人：你这顆印嗎？我也不給你掌了。

（抱印置桌上介）

张　敞：呵，呵，呵！你不掌可該着誰掌呢？

张夫人：你还是用一位监印官，我就把这責任卸了。

张　敞：夫人岂不知官凭印，虎凭山，妇人凭的男子汉。这顆印和你我二人有連鎖的关系呢。

张夫人：怎么还有連鎖的关系？

张　敞：你听我与你講，你凭的是我，我凭的是印，印凭的是你，这不是連鎖的关系嗎？

张夫人：关系还是这样密切。

张　敞：所以，印把我管上，我把你管上，你把印管上，咱們这小三件儿便敲打在一块了。你还是将印掌上才好。

张夫人：老爷，我不敢掌了。

张　敞：你将就的掌上。

张夫人：呵，老爷呀！

（唱）任你說的天花轉，

张　敞：太胆小了。

张夫人：（唱）我心中总覚不安全。

自幼儿心小才具短，

掌印还得受熬煎；

倘若还一时失检点，

丢了印罪名不能寬。

还請你另找别人管，

免得我时常把心躭；

只怕偶然生事变，

着儂家带縄又坐监。

这件事儿我不干，

請老爷速委监印官。

老爷，你还是委个监印官才好。

张　敞：呵，夫人呀！

（唱）可笑夫人太沒胆，

这等責任不敢担；

她只怕偶然生事变，

累的她带縄又坐监。

既熬煎她的才具短，

又恐怕朝中法律严；

你不保管誰保管？

你不敢担誰敢担？

这样事儿你不干，

那里来这个监印官?

夫人，你眞不掌印了?

张夫人：我貴賤都不掌咧，你委你的监印官。

张　敞：实对你說，相府里那个监印官，名字叫个卜中用，我再委个监印官，恐怕还是个卜中用，倘若丢了印，如何是好?

张夫人：那你縱然把印丢了，与我无干，我不受处分。

张　敞：是阿，你不受处分，我却要受处分，我岂能不想个妥善的办法?

张夫人：那你促管想罢。

张　敞：（想，暗白）想来想去，还是夫人把印掌上极妥最善。但是夫人今天竟然給咱坚决的辞职，情詞迫切，却有甚么方法?（想）夫人，你当眞辞了职了?

张夫人：辞了职了。

张　敞：这是你自己辞职，本京兆幷不曾撤你的职，你却莫要发悔。

张夫人：你放心，决不发悔。

张　敞：那便不說了。（再想，暗白）这有何难，我另找一位掌印的夫人，有何不可?

（夫人暗听，惊介）

是了，昨日我走馬章台街那柳阴之下，美女如云，我还是託人給我找一位胆大心細的女郎，着她給我做个掌印的夫人，岂不甚好?呵呀！不妥。这目刻恐怕还办不到，三五日內印信无人保管，倘若董下乱子，如何是好?

（看梅香）呵，現成的一位掌印的夫人站在面前，何待远求！

（张夫人大惊介）

呵，便是这个主意，梅香过来。

张夫人：老爷，你叫梅香干甚么呢？

张　敞：我叫梅香，你怎样还干涉呢？

张夫人：甚么事嗎？

张　敞：公事要紧，你是辞了职的人，沒你說的話。（抱印盒，夫人拉介）你看淘气不淘气，我正是遵命办理，你怎么还掣肘呢？丢手！（夫人退）梅香快来，你的官运亨通，刚能补上这缺，快把印抱上。（夫人又拉，梅香笑）今天晚上暂时受点屈，当个掌印的丫头，明天便封你为掌印的夫人。

张夫人：她还能掌印？拿我的印来！

张　敞：你已辞职照准了，怎么还是你的印呢？（坐，笑介）

张夫人：呵老爷！

（唱）我生来原是掌印手，

张　敞：你还是看守那空房子去，那座房子管保沒有人偸。

张夫人：（唱）怎能将印交丫头？

张　敞：你既然不掌印，我不交給丫头，可交給誰家？

张夫人：（唱）作夫人原有这职守，

那个盗贼敢来偸？

我不过和你开笑口，

誰料你竟然把印收！

那个丫头年紀幼，

教人格外要躭忧；

还怕你和他結婚媾，

将儂家擱在脑后头。

从今后用心把印守，

辞职的話儿一筆勾。

我和你取笑呢，你当眞把印抱上，要交給那个丫头。你沒看他手上有掌印的那紋呢沒有？

张　敞：有紋也罢，沒紋也罢，只要印不丢就算尽职。梅香！

张夫人：还叫梅香呢，拿我的印来！

（夺印抱，敞笑）

难道我連这顆印也掌不了咧！人和你說句笑話，你便当眞搗乱起来了。

（置印帐中，敞笑）

张　敞：呵，眞可笑也！

（唱）夫人和我要搗蛋，

她教我委个监印官；

人选已定她不愿，

又将印夺去作笑談。

閨中韻事添一件，

明朝佳話滿城傳。

夫人，你不辞职了！

张夫人：不辞职了。

张　敞：那你可得小心，丢了印可有处分。

张夫人：老爷不要操心，儂家拼命的給你保官。

张　敞：竟然負起責任来了。（笑）夜已深了，你我請便。

张夫人：請。（同进帐，梅香笑下）

（打更鼓，甲、乙二丑差官上）

差官甲：（唸）相府当差官，

差官乙：（唸）偷的販私盐。

差官甲：前日販了一趟私盐，恐怕不得进城，因此将相府印信偷出，（取印看）做了张假护照；誰料天一明，监印官就发觉了，內外惊惶，沒有机会送还。幸喜今晚监印官外出，不免仍将印信暗暗装在印盒，便算了事一宗。

差官乙：伙計！快走快走！（同忙下）

张夫人：（唱）好梦醒来无踪影，（出帐）
风流京兆太多情。
且坐妝台把夫等，
胭脂粉黛整华容。

（张敞出帐）

张　敞：（唱）长安市上人初醒，
盥洗已毕把衣更；
夫妻恩爱情义重，
画眉工夫不放松。
只怕門丁頻来禀，
惹得人筆底不玲瓏；
叫梅香前来听我命，
有事不需与我通。

梅香，早間我要与夫人画眉，无論大小的事，不要

与我通稟。

梅　香：記下了。

张夫人：昨日老爷将要紧的公事就誤了，今早无論大小的事，都要与我通稟。

梅　香：記下了。（轉身）这我該听誰的話呢？你看这当丫头的难也不难！

张　敞：（唱）趁着筆蘸黛色飽，（持笔）
翠眉我要亲手描；
請夫人不必把鏡照，
本京兆与你画眉梢，
画眉梢。

张夫人：（唱）我的眉儿画的好，
何劳京兆替我描？
昨日公事未办了，
何不出門早推敲！
赫赫有名张京兆，
为夫人画眉太无聊。

张　敞：本京兆是画眉圣手，提筆一画，夫人，你那眉儿便如远山濛黛，眼儿恰似秋水含波了，誰說我无聊！

张夫人：你每日早起，在这妝台左近搗乱，昨日把那么重要的公事，竟就誤了；清早起来还不赶快着去办，总在女人眉眼上做工夫，全不怕人恥笑。快去办公事去，再不要在这儿糾纏。

张　敞：有什么重要的公事？

张夫人：就是那顆印，可忘了！

张　敞：那颗印我要交給梅香，夫人不是夺的去，已經保管起来了？

张夫人：相府那顆印。

张　敞：呵，只要咱的印有人保管，相府里那顆印，找来也好，找不来也好。来来来，我先与夫人画眉要紧。

（画，远看介）

张夫人：你还照看甚么？

张　敞：我看这眉梢的长短，黛色的深浅。

张夫人：长也罢，短也罢，深也罢，浅也罢，你随便画去。

（敞又画）

院　子：（急上）梅香，相府里派公差前来催案，你去与老爷通知。

梅　香：我不去。

院　子：为甚么不去？

梅　香：老爷忙着呢。

院　子：干甚么呢？

梅　香：給夫人画眉儿呢。

院　子：我当有甚么要紧事，才作玩呢。丫环姐，你那怕碰个釘子，給老爷通禀一声，不要把公事耽擱了。

梅　香：（想）是了，待我給夫人点一下。

（向夫人耳語）

张夫人：老爷，相府里催案来了，你怎么这样大意？

张　敞：呵，相府里催案来了？人来！

院　子：有。

张　敞：你对他說，此刻我还不得閑，閑了再說吧。

院　子：是。（頓足下）

张夫人：你怎么还不出去？

张　敞：忙着干甚么呢？哎呀！把我的筆兴打断了。（悶坐）

张夫人：哎老爷呀！

（唱）这件公事最要紧，
你为何全然不关心？
他派公差来催問，
你就該出票去找寻；
却怎么仍在妝台混，
一步不肯出閨門？
緝捕盗賊有責任，
找寻印信有明文；
皇皇一位京兆尹，
不是寻常閑散人；
重大責任你不尽，
何不辞官去为民？

张　敞：（唱）我向来作官負責任，
这宗事不劳我費神；
任凭他催的飞火紧，
稳坐妝台不出門。

院　子：（唱）相府公差又催問，
却怎么老爷不出門？
梅香，相府的公差又来了。

梅　香：怎么公差又来了？

院　子：公差曾說已経逾限，倘若不能圓案，丞相便要亲身来

催！

梅　香：这样紧急！我，我給夫人說一声。

（向张夫人耳語）

张夫人：老爷，公差又来了。

张　敞：来了教他来。

张夫人：人家說已経逾限，倘若不能圓案，丞相便要亲身来催呢。

张　敞：呵呀，这样严重！人来！

院　子：（进）有。

张　敞：你对他們公差講，我还是不得閑，丞相若果要来，也請他随便。他們不要絮絮叨叨！

院　子：是。（轉身）老爷今天这是甚么意思？（下）

张　敞：我想这般时候，恐怕将印已経找着了，却怎么还只管催我呵！

（唱）　昨夜晚监印室門未封閉，

要送还便送还頗有时机；

这一案本京兆煞費計議，

难道說他把印还能藏匿？

却怎么不住的催我办理？

这时候找不到教人生疑。

（想介）是了，他們就沒在印盒子看，人来。

院　子：有。

张　敞：你将那监印官傳的来！

（院子引监印官上）

卜中用：伺候京兆！

张　敞：这是卜中用！

卜中用：是下官。

张　敞：你回去把印盒子与我抱的来。

卜中用：要那空盒子干甚么？

张　敞：一时我便将印找到，我亲手給你裝在盒子，你抱回去岂不好嗎？

卜中用：那好极咧。

张　敞：速去，越快越好。

卜中用：遵命！

院　子：（上）禀老爷，丞相霎时就到。

张　敞：丙吉这个老头儿当真来了，速快与我更衣。（更衣介）

（老相丙吉座車輦上）

丙　吉：（唱）丞相府无端失印信，

这兩日教人短精神。

张京兆作事最勤敏，

便命他設法要找寻；

誰料至今无音信，

对此案全然不关心。

老夫亲身来按問，

要見京兆討原因。

汉大丞相丙吉。来此已是京兆衙門，待我下車。

院　子：丞相駕到！

张　敞：待我出迎。（迎見）相国駕临，未曾远迎，多多有罪。（單腿跪介）

丙　吉：好說，站起来。

张　敞：請到花庭，相国請坐。

丙　吉：有座。

张　敞：相国駕到，有何公干？

丙　吉：呵京兆！

（唱）昨日失遺印一顆

我命你設法要搜罗；

今日期限已錯过，

誰料你未出画眉閣！

皇上将你官封大，

你把本公当甚么？

张　敞：呵相国！

（唱）相府失遺印一顆，

命我設法要搜罗；

那印盒亲眼未看过，

这也无法可奈何。

倘若各方調查妥，

登时破案有綫索。

丙　吉：这是京兆！

张　敞：相国！

丙　吉：老夫平日待你如何？

张　敞：至厚不薄。

丙　吉：好說，本府昨日失遺印信，命你設法找寻，今早屢次派員来催，第一次說，京兆为夫人画眉不得閑；第二次又說，京兆为夫人画眉不得閑。試問公事要紧嗎私事要紧？寻印要紧嗎画眉要紧？你尽管风流自

赏，怎么能把公事置之不理！我曉得你的圣眷最隆，瞧不起老夫，还不大要紧；只說你目无丞相，該当何罪？

张　敞：丞相且請息怒，下官还有隐情。

丙　吉：有甚么隐情？

张　敞：相国你听！

丙　吉：你講。

张　敞：这賊情盜案，第一要驗明来去的脚道，第二要检查失遺的地方，方可追寻賊盜的踪跡。据监印官言道，賊人从印盒中将印窃去，来去并无脚道。相国你說，此案教下官从何处下手？在那里找寻？

丙　吉：呵，这个！

张　敞：下官想了一夜，今早方才着监印官将印盒子抱来，再詳細查看，或者稍有头緒。

丙　吉：印已失遺，看那空盒子能算甚么？

张　敞：相国不知，这盜亦有道，等他把印盒子抱的来，我看他还是扭开鎖子拿着去的，还是破开盒子拿着去的，还是揭开盒子拿着去的，一一查明，下官自有办法。

丙　吉：还要如此的細查？

张　敞：那个自然。

（张夫人同梅香在后看）

（监印官抱印盒急上）

卜中用：稟大人，印盒子到。

张　敞：这便好了。（接盒置中間）

丙　吉：（暗白）看他有甚么办法！（轉身）

京兆，此刻你就詳細看。

张　敞：相国，你我同看呵！

（唱）相国和我一同看，（看）

这印盒外面尙完全；

揭开盒蓋細査点，（揭蓋）

分明印信在內边。

（取印看介）相国，这印在盒子里擱着呢，怎么說失遺了呢？

丙　吉：（接印看）印当眞在呢！（大笑）

张　敞：相国，实对你說，我这京兆境內，幷无一个盜賊，那里还有盜案？老相国你怎么給下官栽起賍来了？

丙　吉：呵！这个。

张　敞：相国莫非嫌我京兆衙門事少，故意与我找麻煩，和我开玩笑，你說是也不是？

丙　吉：呵这个！

张　敞：多亏下官不曾理会，倘若糊里糊涂，出票搜查，不知連累多少好人呵！

（唱）相国和我开玩笑，

多亏下官主意高；

倘若派員胡騷扰，

好人还要受煎熬。

丙　吉：呵，我的张京兆呀！

（唱）京兆不必心煩恼，

听老夫与你說根苗；

监印官报告印丢了，（丑官腿软介）
吓的我头上似水浇；
印盒子我并没看到，
害的京兆受劳叨。
并非和你开玩笑，
我定要惩办小官曹。

这个奴才！

卜中用：（跪）相爷饒命！

丙　吉：印分明在盒子，你怎么謊报失遗？

卜中用：下官实在該死！这印盒子在相府是空的，一到这儿，不曉怎么就給有咧！

丙　吉：你个奴才惹得老夫丢人，京兆生气，明天定要严办！

卜中用：相爷饒命！（叩头不已）

张　敞：此刻你把印抱回去吧！

卜中用：京兆恩寬。（起，抱印盒，搖介）印当真在呢，誰說丢了些！（下）

丙　吉：京兆不必介意，此事还怪监印官荒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

张　敞：相国并非对不起下官，对不起下官的夫人。

丙　吉：怎么对不起嫂夫人呢？

张　敞：此刻我正为夫人画眉，相国駕临，便把我家夫人的眉梢打断了。

丙　吉：呵！董了这个乱子！

张　敞：老相国还不凑趣，张口說我給夫人画眉，閉口說我

给夫人画眉，这画眉該不犯律？

丙　吉：不犯律。

张　敞：該不违法？

丙　吉：不违法。

张　敞：旣不犯律，又不违法，請相国打轎回府去吧。

（唱）老相国請你回府去，

我还要継續去画眉。

丙　吉：京兆你在，我便去了。（升車）无趣，无趣。

张　敞：恕不远送。

丙　吉：不送不送。（下）

张夫人：老爷，怎么印还沒丢？

张　敞：印并沒丢，只是相国把人丢了。

张夫人：（唱）张郎才高今乃見，

张　敞：夫人，

（唱）你永远不要丢这监印官。（同下）

（剧　終）

內容提要

汉宣帝时，京兆尹张敞，喜为夫人画眉。一日，相府遺失印信，限张敞一日破案，找回印信。张敞断定：近来私販盐鉄之风甚盛，偷印之人，不是相府的官吏，便是相府的公差，他們伪造文書营私舞弊，用印以后仍要归还原处。倘若追問太紧，他們沒法归还，印信就找不到了。于是他佯装不理，仍为夫人画眉取乐。限期到后，丞相丙吉前來查問，时逢监印官将印盒抱来，打开一看，印信仍在里边。

这是一出饒有风趣的戏剧，一方面表現了张敞的风流机智，同时对相府的黑暗、丞相的昏庸也作了幽默的諷刺。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（西安北大街109号）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4号
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　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*
开本：787×1092耗1/32·$\frac{7}{8}$印張 16,900字
1959年11月第一版　1959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7,000　定價：(5)八分
統一书号：T10147·109